

# 澳大利亚首富帕克趣事

不久前去世的澳洲首富帕克一生充满传奇，他既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又是一个大赌徒；既慷慨助人，又喜欢“竞争”。下面几则趣事就是其多面性格的写照。

## 吓跑石油大亨

帕克一生嗜赌如命，为世界十大著名赌徒之一。他虽在墨尔本开有澳大利亚最大的赌场“皇冠赌场”，但却从不在自己的赌场里试手。他想赌了，就坐上自己的私人飞机到欧美的大赌场去“叱咤风云”。上个世纪90年代末，他在伦敦连赌3周，输掉了2800万澳元，创下英国个人最高输钱纪录。

常言道“赌人不赌命”，而他却是一个敢赌命的角色。

有一次，他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米高梅赌场玩21点，一次下注20万美元。正玩得高兴，却发现克萨斯州的一位石油大亨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。那大亨一进赌场便大声说：“怎么这里还有外人？都给我赶出去，这个厅我包了！”服务小姐见状，连忙小心翼翼地上前去解释说：“我们一般不包这个厅，若先生需要，我们可以单独为你开一个顶级包间。”那大亨一听，便嬉皮笑脸地

说：“怎么不可以包？我连人都可以一起包下来！”说着便动手动脚，吓得服务小姐花容失色。

帕克在一旁看不过眼，于是便走了上去：“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干？”石油大亨耸耸肩，气焰嚣张地说：“大概是因为我有1亿美元的身价吧！”帕克假装吃惊地说：“哦？真的1亿美元？”石油大亨撇撇嘴，笑着回答道：“是的。”“那好，让我们用抛硬币猜正反面的方式来赌一把，筹码是你的全部家当1亿美元。”说这番话时，帕克面不改色心不跳。石油大亨被帕克的气魄吓倒了，当即灰溜溜地逃跑了。

当石油大亨事后得知与他赌“命”的就是世界级赌徒帕克听到的帕克时，竟后怕得出了一身冷汗：“幸好我脚板抹油，溜得快啊。”

## 我行我素

上世纪70年代，澳大利亚的邻近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爆发冲突，难民们带着有关大屠杀的消息，而引起世界各大电视网的关注，大家都欲前去采访。然而，葡萄牙当局却拒绝给记者签证，澳大利亚政府也竭力避免卷入纠纷。

刚刚接下父业、欲干一番大事

业的帕克嗅到其新闻价值，于是便自己出钱给地下救援队租了一条日籍渔船，然后与9号电视台的几名摄影人员悄悄混在救援队中前往东帝汶。尽管部下并不赞成老板的行为，但却没法阻挡我行我素的他，只好任由他去冒这个险。

他们设法骗过海关，在惊涛骇浪中航行了整整两天，直到第三天早晨才抵达东帝汶的首都帝力。这时，最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，但双方还在互放冷枪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但既来之则安之，于是救援队便去抢救伤员，帕克也带着电视摄影人员分头到各处采访摄影，抓到很多珍贵镜头。

那日，他们翻山越岭去东海岸采访，无意之中发现一个小山洞里藏着近200个中国难民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内战中丧失了产业，亲眼目睹自己的朋友和亲属在战火中被杀害。他们恳求帕克救他们逃离此地。见难民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，帕克动了惻隐之心，于是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他租用的这条船把他送回达尔文之后，又返回帝力，把187名惊慌失措的中国难民安全地接到澳大利亚。

喜欢出头露面的帕克却并没炒作自己的善举，直到20多年后，布里斯班的《星期日邮报》才以《难民们感谢当年帕克去战地救助》为题，将这件善事公之于世。

摘自《海外文摘》

# 善良的回报

女人的丈夫身上长了许多的火疖子，疼痛难忍，中医的说法是吞吃毒蛇的蛇胆可医治火疖子，这叫以毒攻毒。于是，身为外科医生的女人特意托人弄来一条蛇。

女人战战兢兢地提着装蛇的袋子回到家。刚走进厨房，突然从门后闪出来一个人，用匕首顶住了她的喉咙：“别叫，敢叫我送你上西天！”女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一哆嗦，手一松，蛇袋滚落在地上，她被小偷偷扶着往客厅里移动。突然，小偷惨叫地号叫一声后把她松开，她回头一看，只见从蛇袋里爬出的蛇正死死地缠咬住小偷的脚腕。说时迟

那时快，女人回过身从刀架上操起一把菜刀，“唰、唰、唰”连砍几刀，小偷被女人的举动惊呆了，低着头看那地上的蛇已成了几节。

女人丢下手中的菜刀，一把捂住小偷的伤口命令道：“快使劲捂住脚腕，别让毒液在血管里循环，我马上给你处理伤口。”说完跑到客厅，快速地翻找纱布和消毒用具。小偷怔怔地看着眼前手忙脚乱的女人，感觉像是在做梦。当女人蹲在地上，一口一口地吸着伤口的毒液时，那小偷才跌回到现实中来，他由惊恐到疑惑，再到惭愧。他不由自主地从怀里掏出金首饰、信用卡、手机，然

后放在了女人的身边。

这时，女人抬起头打量了眼前的“病人”一眼，没有去接小偷递上来的东西，而是轻声说道：“你必须马上到医院进行治疗，我给你叫车去。”那小偷突然跪倒在女人的脚边，万分感激和不解地问道：“大姐，我刚才差点儿要了你的命，你为什么还不报警，而且还这样抢救我？”女人说：“我是个医生，医生的天职是救人性命。”

120急救车来了，小偷被送进了医院。

几周后的一天，女人下班回家，发现厨房的门上贴了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大姐，因为防盗门反锁着，我再次从窗而入替您修好了窗户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从这里进来。我对天发誓，以后决不做见不得人的事，要像您一样做善良人。”

摘自《中国审计报》

# 道歉 永远不迟

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宋朝的秦桧害死了岳飞，几百年后，他们的后人会不会还有冤仇？或者说，秦桧的后人，心中还会有负罪感吗？

我来讲一个故事。

我知道秦桧的夫人王氏，有一支余脉散落在杭州乡下，蜗居在山坳里，但是他们的族谱仍然可以追溯到宋朝。这个村有一个习俗，在一年中的某一天，所有人要吃素。这一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，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，老人们也说不上是什么节，只说这个节不利市。

后来有人查阅了历史，赫然发现，这一天竟然是岳飞死的日子。当然，这些农民并不知道自己

就是被民间野史称为“蛇蝎心肠”的王氏的后人，但这个传统的存在，印证了这个家族的一种遗传密码，这种密码叫“耻辱”。

我觉得农村的许多风俗习惯，如果细细考究，就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。

家族历史上发生的事情，肯定会在这个家族的子孙身上留下一些印记。当然，前人的错误，后人是无责的；但从道义上讲，后人终究是耿耿于怀的。

前些天，我看了一则报道。2006年6月，37岁的英国人安德鲁·霍金斯来到了西非国家冈比亚，在该国举行的一个民族庆典上，安德鲁当众向参加应典的非洲

人跪下了。

安德鲁为何要下跪？原来，440年前，也就是1562年，安德鲁的祖先约翰·霍金斯曾经做过贩卖奴隶的事。

冈比亚人不知道他是谁，他的祖先又是谁，但是对安德鲁来说，他祖先犯下的罪恶，让他痛苦不堪，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道义上的痛苦。

我认为，这种道歉是善意而真诚的，而且在人格上，非常伟大。安德鲁向冈比亚人道歉，不但没有人会想到他的血液里还有“罪恶”，相反，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纯净的人、有道德耻辱感的人。

我坚持认为，道歉是永远不迟到的。所谓“迟到的”道歉，更能显示出作为人内心里的一种良知。像安德鲁这样的道歉，是一种道义上的典范。

摘自《知识窗》

# 一次性做客

经不住一个同事的再三相邀，我和老公买了礼物，登门拜访。

同事的家窗明几净，客厅宽敞得可以办小型舞会。只是从进门开始，我就感觉有些不自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不自在越来越明显。仔细一琢磨，还得从一进门时就穿上的一次性拖鞋说起。

那玩意儿穿着真不舒服，平平的鞋底，软软的鞋面，在卫生间沾了些水，滑溜溜的让人一直提防着摔跤。老公更为可笑地在凉皮鞋外面套了一个蓝色的塑料袋，也是一次性的。我想，大概主人刚搬新家，没准备好拖鞋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坐定后，主人端着一只一次性纸杯，里面泡着滚烫的热茶；吃饭前，主人赶紧往桌上铺一次性塑料布，饭菜是从外面饭馆里端来的，将就着一次性的饭盒、一次性的筷子，我和老公稀里糊涂地吃完了这顿饭，然后，赶紧找借口告辞。

临出门，同事奉爱干净的老婆之命，把收拾到一个大塑料袋里的一次性用品垃圾拎下楼，“砰”地甩进垃圾箱，然后跟我们道别，热情地相邀下次再聚。老公跟我小声嘀咕：“这样的聚会，‘一次性’就够了。”

摘自《书刊参考》

都已经老了，出来这么多年，也该回家了。

她为他高兴，她知道他在这做厨师的薪水还是蛮可观的。

可是不久后的一天，她照例去送货，看见有人头撞着墙号啕大哭。仔细一看，正是那个厨师。原来他临行前想赌一把碰碰运气，一夜之间将几年的积蓄全部赌光还欠了债，只能留下来继续干活，回家的路复又变得遥不可及。

# 从头再来

师。那赌场的一大特色，就是可以免费吃食，哪怕不赌也可以吃。赌场老板哪会打错算盘，这些前来吃白食的当然是潜在的赌客。这位中国厨师有一手烹饪技艺，当初，他就是生意失败走投无路，到这吃白食来的。没想在赌场一待就待了二十多年，从一个小伙子熬成了中年人。

她送货，他验收，渐渐熟了。有一天，他高兴地告诉她，已经攒下了不小的一笔钱，够回家娶个媳妇的。算一算父母

她上前劝慰，旁人说：你劝也没用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他在这儿赚到的钱，足够回去五六趟的了，但每次都像这样还了回去。

此后的日子，朋友又见那厨师在高高兴兴地打工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她惊讶于一个人的意志，在没钱的时候是如此的坚毅，能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从头再来。但为什么，在有钱的时候又是如此的薄弱呢？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# 特别开心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wbwh1616@sina.com

# 把家搬到敬老院

最近有点纳闷，住在一楼的赵姨老两口好几天都不在家。敬老院是那些孤寡老人走投无路时去的地方，他们老两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，干吗凑这份热闹呢？

周末，我去敬老院探望他们。一进门，就发觉这房间的家具摆设跟赵姨家里一模一样，赵姨说她将家里的家具都搬过来了，而且基本按原样摆放。

一向善于精打细算的赵姨跟我算了一笔简单的账，她老两口的退休工资加起来2000多元，每月除了

交电话费、水电费、煤气费外，基本上只能维持两个人一日三餐的生活，而且所有家务活都得自己做，辛苦又不划算。住到敬老院后，家里的房子出租，按那儿的地段至少能租到1500元，在敬老院他们老两口住一间房，家具自己带，每个月的房租再点点就可以支付两个人在敬老院的费用，吃喝拉撒住全都解决了，而且也没什么买菜做饭之类的家务事缠身，落得一身清闲，退休工资还略有盈余。

经赵姨这么一折腾，他们的日

子倒是滋润了很多，每天早上都可以去茶楼享受“一盅两件”(一杯茶两样点心)的悠闲生活，而且还免去了儿子的后顾之忧。她儿子现在不仅养孩子还得供房子，哪来的精力养他们二老啊。

受赵姨的委托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张罗，我终于帮她找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房客，赵姨的房子以1600元/月成交，他们老两口真正过起了租房养老的日子。

现在社会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，一个年轻家庭将面临赡养四个老人的困境，他们还要养孩子的费用，吃喝拉撒住全都解决了，或许，像赵姨的这种租房养老倒是解决这一困境值得借鉴的好方法。

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

# 咖啡加奶精

记得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一个台北来的助教哭丧着脸跑来找我，说她受了教授的气。

“那教授早上对我说‘倒杯咖啡，加奶精’。我就去帮他倒，但是加完奶精，想到每天看他自己弄咖啡时不加糖，所以又帮他加了一包糖。可是当我端给教授，他尝了一口，居然板着脸问我为什么加糖。我说‘你不是都加糖吗？’他就骂起火来，说他不要我加糖，只说加奶精，他因为血糖太高，不能吃糖了。”那助教一边说一边掉下眼泪，“我是好心给他加，没想到好心没好报，下次再也不好心了！”

我问：“下次你怎么做呢？”“他要加奶精，我就只加奶精，绝不会多此一举。”她恨恨地说。我拍拍她：“你是学到了在西

方世界处世的方法，但是没学到处世的艺术。”

“处世的艺术？”助教看我。“对！如果你懂得处世艺术，就照他说的，只给他加奶精，但是另外，你可以附一包糖和一根搅拌棒(stirrer)在旁边。”我说。

转眼十几年过去。有一天遇到那个助教，她已经结婚，而且当上银行的主管，居然还记得那杯咖啡的事。一见面就对我笑道：“谢谢您当年告诉我，我现在回想，当时确实做错了，我发现新来的中国朋友常犯这毛病，就是画蛇添足、自作主张，还认为自己对，甚至认为那是人情味的表现。可是，换个角度，如果在中國国做事就不一样了，老板叫你加奶精，你不给他加糖，

他真可能认为你笨。结果，在东西方都不出错的方法，就是照您说的——附加一包糖。”他笑道，“我后来碰上这种情况，照您说的做，对方都会先一怔，然后赞美我细心，我还把这一招教了好多朋友呢！”

再提一件小事——

某年，我去日本的一个大出版社，一位年轻职员在门外迎接我，他先带路在前面走，但是到大门前，他突然止步，伸手请我先进。接着下楼，他先鞠躬，说由他带路。但是转过一个长廊，上楼，他又让开，要我先上。等到了楼上，再快步跑到我前面一点，说由他带路。

我被弄得一怔一怔，但是不能不赞赏那职员的态度，因为他严格遵守了“下楼时主人先下，上楼时客人先上”以及“对熟悉的地方，客人走在前面；对生疏的地方，由主人在前面带路”的原则，使我对那公司，一开始就有了“他们做事会很严谨”的好印象。

摘自《意林》

# 聪明误

我认识一对夫妇，买了一台最先进的洗衣机，属于极品。可是，换了6个洗衣女工，请来12个技工示范，经历了数次“水灾”，最后，他们坚贞白旗：“现在，我们把它当家具用。”

他们是那种遭遇挫折后认输、服输的人。还有一种是简单派的人，人数最多。这一派的人有自知之明，尽量避免去碰CD机里的机关。要不要自动选曲？他眨眨眼，无动于衷。那个会跳过几段的设备呢？他无意使用。他把所有神秘的按钮都用胶布贴起来。电脑中的电子邮件好不好用？查地址很方便，仅此而已。换句话说，那些用高价买来的东西，用得着的部分只占10%，最多15%。

最后一种是钻研派。他什么都想了解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金钱，也要达到目的。比如法国南普机场的洗手间装了新式洗手盆，水龙头按钮在哪儿？没有。踏板？也没有。于是，他开始找摄像机，看看自己会不会被人偷拍，上了捉弄人的电视节目，就是怎么也找不到摄像机。服输派和简单派的人摇摇头，走了。钻研派的人不肯走，不惜花时间去处察看，他终于找到了：水龙头里装了电子眼，操纵龙头的供水。他得意极了，满脸笑容。

他的确聪明过人，结果误了飞机。

摘自《瞬间悟道》

# 小镇里的大人物

在任何时候都只需做好你自己。

比尔在偏僻的小镇长大，后来出去上大学，攻读法律专业。毕业后，他决定回到小镇开一家律师事务所，这样就能成为小地方的大人物。他非常希望人人都记住他，钦佩他。

开业第一天，比尔看到一个人向门口走来，他灵机一动，决定给这位新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赶紧拿起电话，一边请那人进来，一边对着话筒装模作样。

“不，绝对不行！你告诉纽约的那些小丑，低于一百万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！对，告诉他等下周见面时再商讨具体事宜。”比尔把这类大话喋喋不休地说了好一会儿，那个人一直耐心地等着。

终于，比尔挂掉电话，转身说：“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。不过您也看到了，我实在忙得很啊！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？”

那人平静地回答：“我是电话公司的，我来给这儿接通电话。”

# 不解芳心

有一个女孩跟男朋友约会。虽然天气很冷但她故意不穿外套，想要给男朋友一次表现的机会。

女：今天好冷哦！我忘了穿外套了。

只见他男朋友赶紧衣服说：还好，还好。幸亏我记得穿。否则就跟你一样——冷死了。

摘自《讽刺与幽默》

# 走进母亲内心的最佳途径

母亲在电话里说，她想来深圳看我，也看看她未来的儿媳。我有些为难，但还是答应了。

我有我为难的道理。母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没念过书，一辈子生活在乡村，对许多新鲜的事物看不惯。而我的女友小娜，却是80年代出生的孩子，热爱一切时尚的东西，染五颜六色的发，穿吊带裙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狂欢，花钱的手笔有时连我都受不了。

在我的苦口婆心下，她狠下心来，买了端庄的淑女装，收起平日热辣的唇唇香水，一副素面朝天的样子，只为给母亲一个好印象。

不久，母亲来到深圳。局面跟我预料的一样，那怕小娜打扮得再朴素，那怕她表现得再热情，母亲对她的努力都视而不见。私下里，母亲拉着我喃喃咕咕说她的“坏话”：“你看这女孩，说话做事都疯疯癫癫的，哪有点姑娘样子？你看这女孩，昨天才提来袋东西，今天又提了几袋东西，花钱这么大手大脚的，她一个月拿多少钱？”“你看这女孩，当着我的面，她竟然拍人家男孩的肩！”……我哭笑不得，不停地解释。母亲根本不愿意听，还旁敲侧击暗示我，她早看中了家乡一个女孩，又安静又勤俭，将来定是个会当家的好妻子。我更加哭笑不得。

得。

意外的转机出现在一个晚上，因为朋友邀请去娱乐，我玩得很晚才回家，手机也忘在了公司。事后，母亲才告诉我，跟平常一样，小娜下班后提着东西来看她。得知我没回来，小娜给我打电话，谁知电话一直打不通。眼看夜色越来越浓，小娜开始担心，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她不停地像给我打电话，不停地给我的朋友打电话，不停地在屋子里转圈，唯恐我出什么事，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我回来。

第二天，母亲对小娜的态度明显好起来。回家之前，母亲还亲手为小娜戴上金一枚戒指。尽管这枚戒指的金不纯，次数不多，但我知道，那是奶奶当年亲手为母亲戴上的戒指。

母亲走后，小娜说，她也因自己的无心之举，解开了一道难题：走进我母亲内心的最佳途径，其实只需要她对我真心。摘自《意汇》